

伊水悠悠

我乡我土

想念麦苗

怡然含笑

在南山大道上走一走

□ 阮小籍

一

风从南山吹来，四月，就走了。

沿着玉泉街，从小镇走到南山大道，背上汗津津的。

北边是拆了一半的油赵村，隔了南山大道，是等待拆迁的油赵的另一半。

所谓的幸福，都是对比出来的，已经拆了的，终于可以进小区了；没拆的，除了羡慕，更是期待，何时也能进小区呢？

拆迁是个敏感的话题，对老百姓而言，其实只要公平，谁不盼着拆呢？

二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

从三十岁来到这个叫李村的小镇，仿佛是昨天的事情，又仿佛隔了万水千山的距离。

无论怎样，都是回不去了。

世道苍苍，俗情如梦，回想我早岁结识的零星尘缘，几乎都是些微妙素朴的邻家凡人，没有高贵的功名，没有风云的事业，阴晴圆缺的生涯中追慕的也许只是半窗绿荫，一纸风月。“我们在人生的荒村僻乡里偶然相见，仿佛野寺古庙中避雨邂逅，关怀前路崎岖，闲话油盐家常，悠悠雨停鸡鸣，一声珍重，分手分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在苍老的古槐树下相逢旧话。”

董桥说，早年写的这几句感遇我至今体悟难免更深了。

既没有高贵的功名，也没有风云的事业，和董桥一样，来李村这二三十年，结识的朋友，几乎都是些微渺朴素的邻家凡人——

蚂蚁一样勤奋的杨群灿，一辈子致力于留住小镇的历史，小而言之是爱好，大而言之是留住了小镇的文脉。

生活小记

花工小刘

□ 松树

谷雨过后，蔷薇登场。不经意间，学校临街的千米围栏被装饰成了迷人的花墙。

白色，粉色，红色……悄然舒展的花，浮在重重叠叠的绿浪上，随风摇曳，袅袅婷婷，将长长的围墙编织得如画屏，如诗卷。微风拂过，整条街都氤氲着醉人的香气，甚至成了我们这一带的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蔷薇开得这么好，大家都说是小刘老师的功劳。小刘在养花上有一套。比如浇花吧，他不让用自来水，说自来水有碱性，浇花后，水蒸发了，碱留下来了，时间长了，土地板结，根系就不好呼吸。在他的建议下，学校在每幢楼的雨水管下部做了几个大大的雨水收集箱，平时用来浇花。不仅节约了水资源，花儿还长得特别好。

小刘说，不懂花的特性不行，不知培土、浇水、施肥和修剪的方法也不行。我们要相信花儿的自我生长力，养花人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浇水、施肥、修剪，以及合适的阳光。这道理，也适合用来育人。

办公楼前有几盆月季，看起来很名贵。有一盆叫“果汁阳台”的黄月季，初开为黄色，渐变为粉色，再变为白色。朵大而色丰，甚至开了30多朵。有一盆叫“玛吉姑娘”的浅紫色月季，娇小玲珑，风姿可人。我们学校经常有参观者观摩者，经过时，都会多看两眼。我原以为是买的，一问，原来是小刘用蔷薇嫁接的。呀，小刘还会这一手！

小刘说，嫁接，是为了实现优势互补。月季，花大常开，品种繁多，根系一般；蔷薇根系发达，枝繁叶茂，但花小，且只能开一季。把月季嫁接到蔷薇枝干上，就实现了优势互补。老师们之间常交流借鉴，学生之间相互学习，也是很好的“嫁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同事都乐意向小刘请教养花知识，小刘更乐意向大家分享。小刘最初钻研养花，是看到那些养得半死不活的花，心疼，想让它们好好活儿，就查询资料，观摩视频，加入养花达人群。慢慢地，在养花过程中，又悟出教育与养花是一个道理。

有一次，有老师看新栽的月季太弱小，就弄来了一些复合肥撒下去，结果，烧死了不少。在教师会上，小刘就以此为例，说，我们常说静待花开，不到季节不会开，不到时候不成才。养花木是一门科学，懂得科学，才能创造艺术。育人也是一门科学，守住常识、尊重规律是前提。育人也是这样，不急不躁，慢慢来，不能急功近利。

那天，小刘拿着铁丝和钳子在对着一盆月季动手手术。我走近一看，原来是在“拉枝”。这不是《病梅馆记》所反对的培育方法吗？小刘解释说，紧紧靠拢的枝条，各自有自己的算盘，都想得到更多的阳光雨露。只有把枝条拉开、压低、最好垂头，开辟更多的光合作用面，不争了、不抢了，就能各自安好，致力于开花结果。双减政策也是这道理，应该让每位学生都生活在公平舒心的环境中。

小刘天天呆在学校里，工作之余，放松自己的方式就是侍弄花草。花木在他的手里，都生机蓬勃，幸福地生长开花。

小刘虽然年轻，已是深受大家佩服的名师了，学生们都喜欢他，今年五一还参加了市里的表彰大会。但他不喜欢提这些。他说自己就是个花工，以甜蜜的心情养花育果，这样的生活，诗意而美好。

诗 作

刺槐花 □ 郭育涛

郊野春深花少红，刺槐满谷蔚然中。

遥望树树浮云雪，近攀枝枝缀玉笼。

味美暗催游客笑，蜜香漫溢众蜂匆。

尘心缠缚身迷醉，只愿余生做野翁。

相见欢 □ 郭喜欠

庭前萱草着新花，慈母思儿日又斜。

引手寒暄言未尽，相离泪眼又天涯。

牡 丹 □ 卫宏胤

三月春晖临洛京，紫黄粉绿自含情。

年年羞煞丹青客，总是风姿难画成。

春 风 □ 杨媚霞

紫桐绿英临枝晓，香浸流云媚碧空。

眉扫春山衔绿水，蜂催雨杏越千红。

池荷新墨卧波鲤，篱竹长堤隔岸鸿。

拂面识君南北迹，凭栏缘客古今逢。

正骨院的陈利国，很有《射雕英雄传》里周伯通的样子，看似桀骜不驯、疯疯癫癫的外表下，其实是一副古道热肠。

写字的陆辟泽松，总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出手相救，字好，人也好。

书法班班的郭武，心里和我一样，藏着一个江南……

这些都是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朋友。

想起了宋人方回的那首《立夏》诗：

说与江湖故旧知，不曾得句未为诗。

一更至五更五，半是搔头不寐时。

很是惭愧，这些年，阮小籍也没有写出洛阳纸贵的东西来。

三

这些年很流行拿名人做门面。

比如西门庆故里毛豆节、李莲英太監文化节之类的。

南山大道以前就叫玄奘大道，理由是玄奘取经走的就是这条路。我特不喜欢。

如今改名叫南山大道，我觉得一下子就顺眼了。

四

每天早晨或者黄昏，我喜欢一个人在南山大道上走一走，就有了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味道。

有一年夏天，那时候还没有南山大道，我看到一个小媳妇一脸汗水，弯腰吃力推着三轮车从雷村往油赵走，一定是车没油了，或者火花塞不能打火了。风吹着麦浪，像一条小船，女人的三轮车在田野里飘飘荡荡。那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想去她推车，但最终还是没去。就是看着她在五月的田野里吃力的走，我还看到她回头看了我一眼，但我就是没去。

我不知道多年后还会不会遇到她，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恨我？



凡人故事

此行不虚

□ 梁秀敏

早上醒来电阴沉沉的，是要下雨了么？

老袁说，今天不会下雨，我带你去石头部落吧，顺便将点洋槐花去偃师给大姐送点。

掙个洋槐花还用跑那么远？烧那油钱能买一车洋槐花了。况且他前几天刚去过，掙的那么多洋槐花还在冰箱里放着呢。但我实在拗不过老袁的热情和固执。

我们一路导航，盘山而上，山里的空气湿润、天气多变，细密的雨点敲打着车窗。 历经一个多小时，到了石头部落。先去附近的槐树谷，路两边的槐树挂满了成串的花，走近看，那些槐花已经开败，白中泛黄。雨越大，不摇了，去石头部落吧。。

石头部落于群山环抱之中，有原始存在的石砌房，也有正在修复的石房、石砌炮楼古朴自然。一片鲤鱼石形神兼备，传说中王莽撵刘秀时的灶台又增添了几分神奇。村中少有人居，国家对口援建的柏油路穿梭其中，农家宾馆也悄然兴起。今天来得不是时候，暑天应该是个纳凉的好地方。

雨越大越大，因害怕下山路湿滑，我催促着原路返回。下山到了伊川西务，老袁很豪气地说，到饭点了，我请你吃饭！

车停在路边，我们进入路边的一个小饭店。老袁快步进入饭店，

丝路花雨

与爱同行

□ 王晓银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说过：“花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因为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当鲜花绽放于阳光之下，是绿叶最快乐的日子。当果实成熟于金秋时节，是园丁最欣慰的时刻。

时光匆匆如流水，不觉间我从事教育已经十年了。犹记得，2013年的一次招教考试，我和李村结下了不解之缘。惶恐不安的心犹如飘飘荡荡的蒲公英在这里落地生根。随着伊滨区的腾飞，我从元付小学来到李村一中再到魏书生中学，一路走来，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从事着自己喜欢的事业。尤其是魏书生中学，这所传承了李村一中二中优良传统又融入了魏书生老师先进的教育理念的学校，让我对教育产生了深深的爱。

这所学校的教育理念新。记得我们刚刚搬到魏书生中学，那是我当班主任的第一年，有个男孩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棘手的刺儿头了，上课睡觉说话，在宿舍也不老实，每天都有学生和老师来告状。好言相劝也试过，他阳奉阴违；疾风劲雨地批评和叫家长也试过，他顶嘴。我觉得我已经黔驴技穷了。

这时，刘校长推荐我读读魏书生老师的《班主任工作漫谈》。在书中，魏老师说，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每位学生心灵深处都有你的助手，你也是每位学生的助手。

五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有时候，我会沿着南山大道走一走，左手是偏桥、雷村、上庄，右手是南宋、耿沟、魏村。

有时候是一阵阵的唢呐声，在送别失去的亲人。

有时候是一阵阵的饭菜香，让人顿时饥肠辘辘。

有人在南山大道边等车，大包小包的行李，急着离开故乡。

有人趁着阳光晴好，在晾晒盖了一冬的棉被。

有人趁着夜色，偷偷越过南山大道，消失在附近的村庄里……

心安处即是故乡，我不是李村人，但我觉得，这里的父老乡亲，都已经相习相近，都成了我的亲人。

有一年在南寨选举，快晌午了，肚子咕咕叫，恰巧有一家正在蒸包子。我说，能让我吃一个吗？女主人说，吃吧，随便吃。我吃了两个热腾腾的包子，竟然不觉得不好意思。

李村人，骨子里，我觉得都是好人。

六

和我在南山大道上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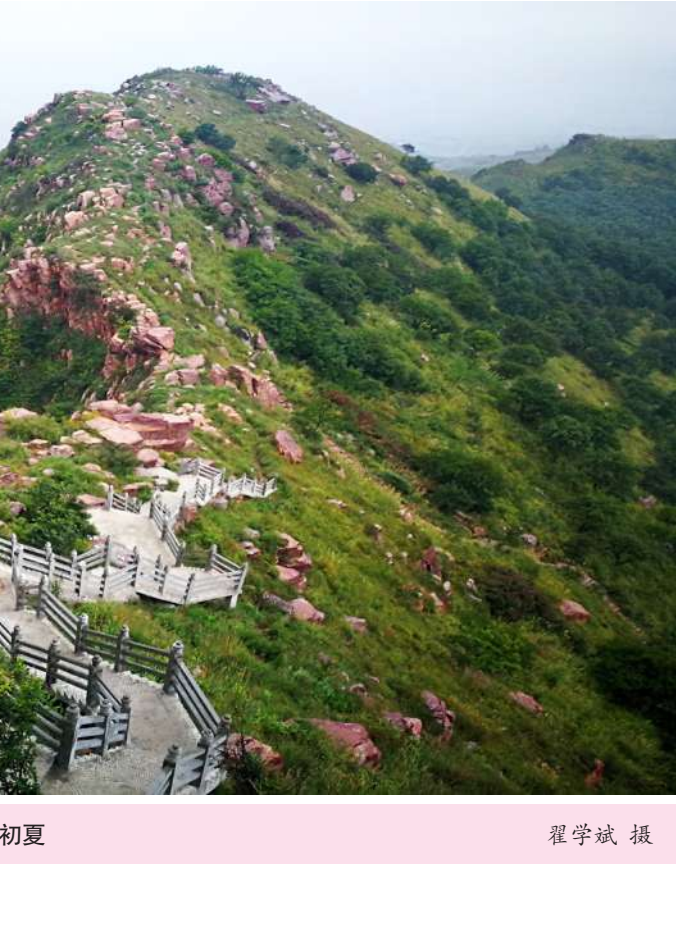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油赵的村口

坐在油菜花的地头……

又是一年五月天，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突然很想知道，多年以后，还会不会遇到她？她是不是还恨我？



见老板在后厨便直奔而去。“我又来了，上次吃过饭聊的太投机，忘付饭钱了，回家翻看微信才发现，上网找，朋友圈里求助，想网上付给你，也没发现你店的电话，心里惦记着，付不了心里可不得劲。”老袁一边走一边大声地说话。

我心里暗笑。早就知道你今天带我出来玩只是个借口。

一周前老袁以考察项目为由独自来石头部落游玩，回程在此吃饭，和老板聊天太投入，回家发现没付钱，一直絮叨了几天。我曾劝他，现在十块钱不值钱，谁也不缺那几个钱，不值得你天天挂在嘴上，真过意不去啥时路过时给补上就行，但他就是放不下。

老板五十岁左右的年纪，中等偏瘦的身材，头顶的头发了有些稀疏，他腼腆地笑着，一脸忠厚。“我也没在意，过路的吃顿饭不算啥，忘了也很正常。”

“那不能，我先还了那天的账再付今天的饭钱。”十元一碗的牛肉汤，油酥烧饼管饱。 老袁先扫了两次微信，坐下来等饭。

老板本来想趁着店里没人做饭吃，见我们来忙着招呼，顾不上吃饭过来和老袁聊着，俩人俨然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临走时还非要到后边的菜地里薅菜让我们捎，我们以雨大地湿为由才拦下了他。他叮嘱我们，过些天后会种种的西红柿、黄瓜、豆角都熟了，你们一定来采摘。后面种的还有桃子，到时来尝尝鲜。

车子开启，后视窗里老板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车上我调侃到老袁，为了十块钱来回驱车一百多公里。老袁却认真说，做人得讲诚信。

我想，老袁终于可以安心了。我也感觉此行不虚，不光看了风景，还见识了人性的纯朴与善良。

死马权当活马医，试试吧。我就照着魏老师说的转进后进步的办法，每天上完课在教室后面观察他，努力找他的优点。慢慢我发现他很讲义气，班级内有个男同学崴了脚不方便上厕所，他经常扶同学上厕所，他自己的书本和课桌总是摆得整整齐齐。我就试着在他打扫完卫生后表扬他拖过的地就是班级标准，在他帮助其他同学后在班会上进行表扬。他好像很少被表扬，从最开始的脸红，手足无措，到后来的一脸阳光。然后我给他升官了，负责班级卫生管理。带着他做了一天之后就能很好的督促打扫卫生了。爱是一种伟大的感情，它总在创造奇迹，创造新人。

这所学校的书香浓。学校图书很多，我喜欢读书，每个学期，我都会给学生推荐书目。每周都会安排读书会。有空的时候就读一段给他们听，也会让学生们分享自己喜欢的一个英语故事，一首小诗，哪怕是一句名言也好，慢慢地喜欢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多。

这所学校的老师好。今年和我搭班的张老师，她每天披星戴月，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和学生在一起。甚至晚上熄灯后学生违反纪律，她也从家赶来及时处理。我问她为什么不明天再处理？她说今天处理更及时有效。我明白了为什么学生们那么尊敬她，因为她真正做到了爱生如子，发自内心的尊重信任他们，以真心换真心。武老师的一丝不苟，王老师的言传身教，李老师的因材施教，王老师的严惩相济……我身边的每位老师身上都闪耀着师德的光芒，如路灯般指引着我，如春风细雨般滋润我这，如艺术家的手一般塑造着我对师德更新的认识，更深的理解。

走上三尺讲台，教书育人；走下三尺讲台，为人师表。为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我不回顾，不彷徨，将风雨兼程，勇往直前。

每年初春，都会有一场想念让我坐卧不安。我不得不择一个假日，去了却这场想念。

南宋词人姜夔《扬州慢》的开头：“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我总把它念作：“万安山下，伊水河畔，停车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麦苗青青。”我念的时候，胸中春风鼓荡，眼前必是故乡一望无垠的麦田。

而今，故乡搬迁到一个新规划的圈子里，麦苗青青处已摇身变为一座大型的商贸城。于是，我只有开车到万安山上老姨的村庄，站在老姨家的一片麦田里，去慰藉我漂泊的心。麦苗的颜色，似乎早已成为我生命的起点与底色，我无法脱离。

在麦苗青青处，我放任自己，摆出各种动作，用尽不同表情，与麦苗絮絮叨叨地谈心，好想把自己插在那幅青绿的画里，再做回小儿女的模样：扎着两条小辫，挎着篮子，尾随在荷锄的母亲身后，去完成一次春天的劳作。

初春时节，麦苗刚刚苏醒，身子骨还没有舒展开来，麦垄与麦垄之间还没有被撑满，远望能隐约看见一溜地皮。伴随麦苗而生的小草，对春天却特别地敏感，它们叽叽喳喳、探头探脑的，生长速度似乎要比麦苗快。为了保卫麦苗，我们对小草的围剿就开始了。

麦垄间能下去锄头的时候，是锄草的最好时机。等到麦苗扑棱开，麦垄间容不下锄头的时候，就只剩下赤手空拳，那种与草肉搏的滋味就不好受了。

大人们锄草，一般是把住六七垧麦苗。他们手中的锄头犹如挠痒爪一般，这里抓抓那里掏掏，小草皮屑似的纷纷脱落。他们的大脚丫不紧不慢，步履轻盈，一前一后交替着，从仆倒在地的小草上一掠而过，仿佛轻蔑地说：哼，想跟我的麦苗争地盘，没门儿。

我的动作就不那么从容了，挥动锄头锄草的时候，忽高忽低地总不得得心应手，落在小草身上的轻重也总拿捏不住。有些小草在锄下成为一团糨糊，而有些小草只是歪一下身子，晃三晃之后，它们会仰起头对我哈哈笑：小丫头，能奈我何？

要不了多久，锄头就率先不听我的使唤，叫它落在小草身上，它偏不，硬是打个趔趄拐个弯落在麦苗身上。 母亲在前方不停地回头瞭望我，有时顺风，有时顶风传来她的提醒：别伤了麦苗啊。我一听，心一慌，赶紧捡起锄掉的麦苗，趁母亲不注意，悄悄地扔到她的屁股后，当作她不小心干出的事儿。

接着是锄把子和我作起对来，我允许它在我手心里跑来跑去，可它就是不领情，竟然欺负我小，把我的手掌磨出好几个泡泡，痛得我直想扔了它躺在麦田里哭……

那時候，土地是按人口分配的。别看我小，和大人们一样也可以分得六七分土地，将来也是要靠这六七分土地养活自己的。那时，所有母亲对孩子的教育，都会不知不觉地把下地劳动这个课程放在首位。

虽然后来，我拐到了另外一条路上，没能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但土地与庄稼、劳动与汗水在我的骨子里留下了烙印。而每年随春天一起到来的想念，也会如约而来。那麦苗青青处，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减掉的奔赴。

乡情乐活

种葡萄的老王

□ 许宣知

老王的葡萄园，在万安山下宽阔的汉魏大道边。一排排整齐的防雨棚里，披挂着一架架的葡萄树。四月下旬，正是抽藤扬花时节，一根根花絮茁壮地向上传展。老王说都是好品种，有富硒葡萄、妮娜女皇、阳光玫瑰等，好看又好吃。

老王的老家在伊滨，早年从部队退役后，做过上班族，下海经过商，然而故土情一直萦绕在心。5年前，他相中了店镇镇李家村，在这儿流转了50多亩地种葡萄，结果把自己也“种”在了果园里，一天到晚，一年四季，心里除了葡萄，还是葡萄。他捋着葡萄藤深有感触：“我跟植物打交道最自在，站在黄土地上最踏实”。

万事开头难。老王不懂技术、没种植经验，第一次搭棚，刚搭好，一场大风给吹散了架；眼瞅着果子熟了，却让鸟儿饱了口福，损失五六万。为掌握技术，老王向农科大专家请教。白天，他琢磨栽培，指导工人；晚上，一头扎进知行农科院网上课堂，认真做笔记，琢磨心得。就这样啃教材、重实践、勤管理，从种植“小白”变成了行家里手。

老王一边不停地忙着招顶，一边给我们介绍：“六叶掐尖，免得疯长。葡萄的颜值体现着品质，要控制好每根枝条叶子数量，保证果子的营养、形状。”当下，老王的目标是多产一级果，每串约有手的一扎长，60颗左右，每颗相当于中等圣女果重量，口感醇香甜蜜，果粒光亮圆润。

葡萄树下还放着一个个圆桶，我们好奇是干嘛用？老王说是把葡萄酒渣发酵、稀释后，充分利用其有机肥营养成分，当肥水浇地，改善土壤酸碱性，提升葡萄风味。让人们吃上农残少、口味佳的绿色葡萄。老王的葡萄品质好，还专门注册了商标，很多外地经销商大老远地跑来采购。他说这话有底气。他懂慢着组建个团队，形成健康葡萄栽培联盟，壮大产业，成为葡萄种植业标杆，和大伙儿一起致富。

干种植业的确辛苦，但老王总是笑眯眯的。他说伊滨发展这么好，镇上、村里给创造了和谐安宁的创业环境，能专心地干自己想干的事，乐呵！

老王妻子是南方人，她一看到龙门石窟，就被洛阳的历史文化所吸引，跟着他在这儿扎了根。老王成天忙不着家，投资上百万还没回本，深感亏欠家人太多，他说以后尽力弥补吧。

“葡萄这种藤生植物很有意思，它一点追寻着阳光向上攀援。”老王感慨道：“现在苦点累点，把事干成了，让孩子看到我奋发向上的样子，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培养后代。”

老王不老，五十多岁，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微卷的长发，淡定的笑脸，妥妥的文艺范儿。磨出老茧的双手，写满了辛劳。在他坚毅的眼神里，映照出退役军人不畏艰难、干则干好的精气神儿。